

长篇历史小说

南宋痛史

鲁之洛 陈占标 著

花城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南宋痛史

鲁之洛 陈占标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痛史/鲁之洛,陈占标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10

ISBN 7-5360-3648-5

I. 南... II. ①鲁...②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8019 号

南宋痛史

鲁之洛 陈占标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875 印张 1 插页 600,000 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360-3648-5

I·3003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描述南宋末年一段历史的长篇小说。

南宋理宗年间,奸臣贾似道、陈宜中相继当权,黑白颠倒,贪赃枉法,弄得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元军乘机南侵。南宋虽有强大的水陆军,但腐朽的王朝难抵新兴贵族铁骑的攻击,加上军事上指挥一再失误,一败再败,终至在崖山全军覆没。虽有忠臣烈士如文天祥、陆秀夫、李庭芝等苦心孤诣、竭力支撑,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扶。一腔热血,只做了腐朽王朝陪葬品的点缀而已。

本书史料翔实,作者创作态度严谨,意图以文学的笔法写出一代兴亡史,以作借鉴,免得后人复哀后人。是以大小事件,均力求于史有据,绝不戏说。书中人物,既不美化,也不丑化。



鲁之洛，本名刘伦至，湖南武冈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有长篇小说：《路》、《龚大汉和他的漂亮老婆》、《你别想安宁》。其他作品有《珍珠泉》、《松伢子历险记》、《荷花塘》、《锁宝寨奇闻》、《览奇集》、《鸡冠子上漫游记》、《绿色的梦》、《海边听风》、《张浩传奇》、《百家文库·鲁之洛卷》等共计 550 余万字。曾三次获湖南省创作奖和首届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



目 录

楔子	1
----------	---

第一部 襄樊之围

一、重兵压境下的襄阳城	15
二、轻歌曼舞满葛岭	27
三、平静的福田寨不平静	41
四、山雨欲来风满楼	55
五、贾似道的请缨丑剧	68
六、百里惨烈水战路	81
七、刀光血影中的樊城	108
八、吕文焕降元献襄地	128
九、临安城头旗依旧	145
十、大都、临安各自忙	163

第二部 临安陷落

十一、元军南征的二郢之战	175
十二、声东击西取鄂州	193
十三、贾似道出兵	213
十四、警报声中开始的德祐元年	229
十五、文天祥毁家纾难	245
十六、贾太师兵败鲁港	267
十七、宋廷的迁都之议	285
十八、临安来了两支勤王军	302

十九、木棉庵怒诛贾逆	321
二十、张世杰焦山遭火攻	341
二十一、宋室悲歌动地起	362
二十二、临安城门洞开迎伯颜	386

第三部 风雨如磐

二十三、施巧计二王脱险	417
二十四、文天祥夜走真州	438
二十五、从真州到扬州	463
二十六、杨淑妃福州听政	492
二十七、李庭芝葬身泰州城	518
二十八、小王朝错失蒲寿庚	537
二十九、南澳岛上的巧遇	559
三十、西部、东部的几场大战	578
三十一、戎马倥偬文天祥	597
三十二、险象环生的海上飘零	619

第四部 舟沉崖山

三十三、张镇孙忍辱献德城	643
三十四、碇洲岛少帝归天	661
三十五、合州钓鱼城之降	680
三十六、小王朝北上崖山	695
三十七、张弘范大都受命	713
三十八、文天祥兵败五坡岭	728
三十九、重兵对垒中的张弘范和张世杰	751
四十、舟沉崖海千古恨	768
尾声	784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日记（代后记）	789

楔 子

一场大雪，使豫中平原变成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朔风卷着雪沙，在大地狂虐。这一带的防寒设备是很差的，遇到这种冻死牛的大寒天，小户人家的老少们，只能窝在屋里的破棉絮堆里，像坡原上光秃秃的枣枝那样拥着雪团瑟缩。

只有官道边的酒肆里腾着热气。这座盒子似的土壁平顶房子，门有厚实的棉帘挡着，窗有黄白的窗纸糊着，虽说厅里的炉火并不旺，仗着人多火气盛，倒也显得热气腾腾的。拥在这厅堂里的并不都是来买酒喝的。他们三五凑在一堆，荷包里有两个铜钱的，要一碗浊酒，加一小碟盐水花生米，只自顾自地喝着。荷包空的就只是说些天南海北的话儿陪着。这时，在一个小间里，隔着个狗肉火锅炉子，对坐着一胖一瘦两个五十开外的老人。弄不清他们是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哩，还是火锅里的狗肉不够火候？他们的筷子还是摆着的，盅里的酒仍然呈乌龟背形。他们只是絮絮地说着，就像来这里不是为的喝酒，倒是专为说话。那瘦的捻着颌下稀疏的胡须，无限感慨地说：“五老爷，你在京都做了这么多年官，哪里晓得地方上的苦情？如今的老百姓苦哇。十家九户都是挂起镰刀就没粮下锅。”胖的那位五老爷下巴光光的，倒是唇边那两撇八字须，显出了一种特有的威严。五老爷惊诧地说：“二先生，这我就不解了。不是有好几年没打仗了吗？”瘦二先生叹了一口气：“苛政猛于虎啊！官府的横征暴敛，与

战灾又有什么两样？”胖五老爷点点头，忧心忡忡地说：“怕只怕雪上加霜，战火又要重烧。”二先生追问道：“朝廷里又有什么要打仗的动静了？”五老爷抹了抹八字须，沉吟半晌，说：“那倒没有。整个临安一片歌舞升平，哪有打仗的动静？”二先生很不解：“那五老爷怎说有仗打？”五老爷叹道：“这事只怕由不得万岁爷了。万岁爷不想打，人家北边要打，战祸还是难免的呀！”二先生疑惑地问：“不是早在景定元年，还是理宗手里就打败蒙古军了吗？”“哪曾打败人家，分明是我们自己吃了败仗议和了。”五老爷愤然说着，一口吞下了满杯酒。待他放杯时才猛然觉察自己的失态，忙将空杯举向对方，歉然说：“二先生，失敬了，失敬了！请干请干。”待二先生喝罢，又给五老爷和自己续满酒时，锅里正鼓噪得厉害，腾腾的热气冲出阵阵热闹的鼓点声。他一手揭开锅盖，一手举着筷子在锅沿上轻轻点了点：“五老爷，趁鲜，请！”他从五爷紧拧双眉吐出的那句“分明是……”的话里，听出其中定然包含许多他闻所未闻的秘闻要事。他极想洗耳恭听，但见五老爷一副心情沉重的表情，明白不是追问的时候，便用劝菜敬酒来调和气氛。

果然酒菜入喉之后，五老爷心情有了好转。他嚼着一块香喷喷的狗肉赞不绝口：“还是家乡的狗肉火锅好呀，十五六年没吃到了，今天入喉，连临安有名的鳊鱼也觉得没滋少味了。”二先生打趣道：“莫非五老爷是恋着家乡的狗肉火锅才告老回乡的？”五老爷莞尔一笑：“莫非老兄以为我是在京城里享福不成？这你可是大大的错了。”二先生不解地睨着五老爷，酒杯停在唇边忘了喝。五老爷从那眼神里读出了他的疑惑，一口吞下杯中酒，“我在官场熬了半辈子，好歹熬上个六品，若在地方，自然也算个有权有势的人物了，可在京都，真正只是个小芝麻粒儿，见官矮一截。何况朝中小人当道，奸佞专权，要做一个正直的小官更是难上加难了。留给我的只有告老回乡这条路了。”二先生干掉

了杯中酒，理解地一点头：“怪不得地方上也有传言，说是江山名分上姓赵，实际上姓……”他把话含在口里没说出来，却用筷子沾着酒滴在桌面上写了“西贝”二字，很快又用手将字迹揩模糊了。五老爷会意地一点头，说：“前面我说议和之事，就是他干的。就是那个姓贾的吃了败仗后在蒙古人面前投降称臣，却谎报打了大胜仗，欺哄皇上。”二先生惊讶地问：“竟有这等事？”五老爷压低声音说：“一点也不假。说起来这已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总还记得吧，在理宗宝祐六年的二月，蒙古大汗蒙哥调动三面大军全面攻打我大宋。九月，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围攻鄂州，准备直逼临安。朝廷于惊慌中派了个根本不会打仗的右丞相贾似道去总督军权，以图抵抗。这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蒙军强大的攻势面前，贪生怕死的贾似道只是躲藏，根本不敢抵抗，还暗暗派心腹宋京到敌营，以称臣纳币的许诺，向忽必烈求和。一心只想攻入临安的忽必烈哪肯答应。正当这时，出兵未竟的蒙哥病死在四川合川城外的钓鱼山。本应收兵北还吊丧的忽必烈，想到出兵无功，不想退兵。是谋臣郝经点拨他：眼下争夺帝位事大。劝他先接受贾似道的和议，待以后帝位坐稳之后，再来攻打赵宋，谋求统一中原大业不迟。忽必烈听取了郝经的意见，正作着退兵的部署，而胆小怕死的贾似道竟仍然再次派宋京去敌营求和，条件是‘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二十万’。丧尽天良的贾似道竟隐瞒了自己卖国投降的罪恶，反将拦杀的百多名蒙古退兵作为胜利战果，向皇上邀功，奏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竟然相信了，第二年的景定元年三月，下诏升贾为少师，封为卫国公，使他权重一时。”这一番话，直听得二先生目瞪口呆。他不住摇头感叹：“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就不怕犯下欺君之罪，遭满门抄斩？”五老爷一连干了三杯酒，似乎是将满腹的愤慨就着酒液吞入肚皮去了，这才郁郁地说：“祸国殃民，遗患无穷啊！这议和的事，骗得了

糊涂的皇上，却骗不了人家忽必烈。忽必烈做了蒙古大汗之后，自然不会忘记议和时许诺的岁奉。他期待着那白花花的二十万两银子和亮闪闪的二十万匹绸绢。贾似道原本是背着朝廷干的，是见不得天日的，哪敢向北奉送什么银、绢呢？也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忽必烈派郝经来临安交涉，贾似道知道这个消息后，趁郝经路过真州（今江苏仪征）时，就密令当地的官员将郝经拘留，以掩盖他向蒙割地奉银绢的罪恶。郝经在拘留中上给皇上的表，也被贾似道扣下没报。这期间，忽必烈曾多次派使臣来我朝询问，都没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么一拖就是七年。如今忽必烈已定国号为元，又广纳人才，励精图治，已是羽翼丰满之时。况忽必烈又是雄才大略的君主，统一中原本是他的夙愿，他会善罢甘休吗？”二先生听得连连点头，捻着稀疏的胡须叹道：“照五老爷这一说，我就明白了。看来这仗八成是要打的，只是个时间问题，看是哪一年打。”五老爷心绪既乱，酒兴也愈浓了。他连干着双杯，仍有酒意未尽之慨。他作兴推开小酒杯，说一声“失礼了”，便干脆以碗代杯。二先生忙说：“既然五老爷放开量了，我也只好以碗相陪了。”他们在喝了一大口之后，趁五老爷咂嘴品酒味的当儿，二先生问道：“五老爷，依你的看法，这仗会早打，还是会晚些时日打？”五老爷明白二先生所问事关百姓生计利害。这些年来，本属江北的这片土地，朝廷既未来管，蒙古人也忙于整饬内政，加之鞭长莫及，也放松了对这片土地的管制，让百姓在这夹缝中得以喘息的机会。人们不明白这是自己被出卖后的暂时现象，倒以为是议和之后带来的和平日子。老百姓多么盼望和平的日子啊！他真不愿意用战争的话题去打扰百姓们的和平梦，但是严酷的现实又无法让这位正义感极强的老人讲违心的话。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什么迟早，依我看，就是眼面前的事了。”二先生一怔：“会这么快？”五老爷一点头：“你不记得十月的那场大雷电了？冬来电闪雷鸣，能是好兆头吗？”二先生信服地听着，

只是连连感叹，提不出半句质疑的话来。一时，两位老人都被一种战云压顶的忧郁感所笼罩，那一胖一瘦被酒染红了的脸，变成了灰色，如同窗纸上透过来的雪光。

就在这个时候，在厚雪覆盖的官道上，有一支百余人的马队，疾驰而来。他们一个个披甲带剑，全副戎装打扮。看来已是长途奔波，那一匹匹骠壮高头大马色泽极好的皮毛上，闪着汗湿的光亮。马队虽是疾驰，但仍然队列整齐，步伐有序，可见其训练有素。在马队驰过的路段上，被践踏成一片褐黑色的泥浆。带着污泥的雪团，被马蹄掀向高空，和着马背蒸发出的汗气、骑马人喘息的团团热气，在人们头顶上，搅出一片混沌的空域。

急切的马蹄声被喧闹的酒店厅堂里的一位耳尖的老人捕捉住了。长年狩猎训练出的灵敏耳膜，一里路程内的动静莫想逃过他。他好奇地溜出屋，爬上附近一处高岗，却见远远一队人马，奔驰而来。他定睛细瞅，很快判断出那是一队骑兵，而且从士兵头上的铁盔和身上的鱼鳞甲，他认定这是蒙军无疑。他惊慌地连滚带爬回到酒店报信：“不得了，不得了，鞑子兵来了！”饱受战祸拉丁抢粮之苦的百姓们，听到这一声喊，无异于是听到一声惊雷。顿时整个屋子里变得鸦雀无声。老猎人从人们的眼光里看出大伙的疑惑。他说：“转眼就会来到门边了，大伙快去看个究竟吧！”这时，已有不少人听清楚急切的马蹄声了。慌乱的他们，哪还有心思看究竟，一个个恨不得能多生出两条腿，急急忙忙往自己家里奔。

倒是店主不着慌。他一个做生意的，也曾经历过战乱，知道不管是宋军还是蒙军，一个个都长着一张要吃要喝的嘴巴，缺少不了他的酒店。兵队这一来，说不定还会带给他一笔好生意。精明的他，首先想到的是在里面小间喝酒的五老爷和二先生。这是乡里两位声名显赫的名人，一位是告老回乡的京官；一位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教书先生。北兵的突然到来，于他们恐有不便，若在

自己店里有了闪失，他是不好面对乡邻的。出于这种考虑，他急匆匆闯进小屋，告知这突发的消息。二先生听了，五六分的酒意立地上升成了十分，顿时惊慌起来，连说如何是好，如何是好！五老爷毕竟是见过场面的人，他仍然是沉稳地夹菜喝酒，只道：“这酒才两巡，正喝出点滋味来，就这么散了，太煞风景……”店主说：“实出无奈呀，那北兵一到，不进店便罢，进了店，能不要这里间？”五老爷也是通情达理的人，觉得店主的话也在情在理，便道：“你给换个坐处吧，这么好的狗肉火锅，二先生，你舍得走？”二先生心里发怯，口里却不好明说，只道：“走吧，走吧，别为难店主了！”五老爷说：“老兄，你这就错了。这没什么为难的。不用怕，大凡精锐之师，都是纪律严明的，与店主无碍。”店主也说：“五老爷所说有理。二位可愿到我的小账房里委屈一时？”二先生是知道那小账房的。那里既僻静，又靠近田地，还有门窗，有什么事，随时都可越门越窗逃走。忙说：“极好极好，我俩就移到小账房去吧！”

在店主安置好两位老人回到大堂的时候，元军的马队已来到酒店面前的小坪里了。果如五老爷所说，兵丁们并没进店骚扰，他们在坪里下马之后，都静静地就地休息着，只有一个把总模样的军官进店找店主商量，说是他们将军的意思要在店里用饭，酒菜好坏不论，单要个快，连做带吃，一个时辰便了。店主连称好说好说，快请将军们进屋避风寒。这时，一位相貌堂堂的魁伟军人，在众官兵的簇拥下，进得店来。店主忙迎了上去，恭敬地说：“请将军里间坐，酒菜一会就好！”这地道的乡音似乎触动了将军什么。将军的浓眉紧蹙了一下，瞬间又绽开一丝笑容，说：“店主你只管忙你的去吧！”说完又对众官兵招呼道：“你等好自歇息，一会吃饱喝足了好赶路。”说完，掀开棉布门帘，大步走了出去。

躲在账房里喝酒的两位老先生，此时意不在酒，也不在火

锅，而是外边的动静。五老爷用口水轻轻点破窗户纸，用眼细朝外瞅，一眼看到了插在坪里的一面迎风猎猎的将旗，其上赫然写着一个大“刘”字。五老爷颇费思筹了：这北军里头，有哪一位姓刘？他很快就想到一个人。他在心里问自己：莫不是刘整？对于这位刘整，他是有一面之识的。正在他猜疑的当儿，却见一高大身影，掠过眼前。他的眼光忙追随了去，从那威武迈向高岗的雄姿，他在心里说道：正是刘整无疑。待他坐回桌边，举杯欲饮之时，忍不住叹道：“可惜一员骁勇的良将，不能为大宋所用，倒给元军添了一头猛虎。可叹呀可叹！”把个举杯欲饮的二先生弄得云里雾里的，他惊疑地停杯问道：“五老爷所说何来？”五老爷一口干掉了杯中酒，轻声说：“你道那位将军是谁？那是大名鼎鼎的刘整呀。”二先生惊讶地说：“就是在四川潼关做安抚使，以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籍投降蒙古的刘整吗？”五老爷点头道：“正是他了。这样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突然南来，不为打仗，又为什么？”二先生从紧咬的牙缝里轻轻吐出一句：“一个卑劣小人！”五老爷用不甚苟同的语气问：“老兄何出此言？”二先生愤然道：“这种卖身投靠，不讲气节，不要风骨的东西，难道不是卑劣小人？”五老爷对二先生的话并不感到意外，他对这位同乡学友是了解的。他们是乡邻，自小一道读书，以后又一起进的县学，一起赴考。可惜这位仁兄命运不济，竟然连连落榜，只落得蜚居乡村教书。他们都是读先贤的书，属程朱理学的认真学子，讲的是忠孝节义，自然对变节有着极度的憎恨。他理解老朋友的心情，但亲历了种种政治风潮的他，总觉得老朋友有点迂腐，不知经世之艰难。对于刘整，他是有所了解的。在他的心目中，刘整还是一条汉子，并不是那种宵小小人。他何尝不想尽忠宋皇朝，九年前的襄阳之役，虽说忽必烈的退兵主要是因蒙古君主蒙哥的去逝，但如果没有刘整的切断浮桥，进军白鹿矶，截杀蒙军一百七十人的计谋，贾似道的奏捷回朝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战绩根

据。就这事而言，刘整应该是功臣，而且是对贾似道的蒙骗战功有着直接的作用。但贾似道并不器重他。虽说班师回朝后给他升了个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却受制于贾似道的亲信蜀帅俞兴。刘整原本与俞兴有隙，俞趁机在治边经费上要挟刘，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好告御状，却又言路为贾所把持，报告根本递不上去。而且贾似道妒忌能将，捏造罪名陷害诸将的事屡屡发生。武将赵葵、史岩之、杜庶，都被以贪赃的罪名罢了官，而曹世雄等人更被下狱丢了性命。刘整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走上背叛之路的。他的确是丧尽气节，做了名副其实的汉奸，自然是该咒该骂的呀。不过他总觉得像刘整这样有将才的人，失却过于可惜。不是朝中奸佞当道，不是皇上昏庸糊涂，又何至如此！当然刘整如果是個有骨气的，也不致走这种绝路。他完全可以仿效人家文天祥那样刚正不阿，宁肯被罢官，也要与贾似道抗争。但刘毕竟是一个武夫，面对奸臣的迫压，哪能像文天祥那样凛然抛却一己的私利，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他自然不会赞同刘整的叛逆行为，但又对他怀着深深的遗憾。他这么沉吟半晌，才叹息说：“国事艰危，罪在权奸呀！”二先生闷闷地喝着酒，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一只捏成拳头的干瘦的手，嘭地捶在桌上，使碗里的酒荡了一桌。五老爷吓了一跳，惊惶地盯了二先生一眼，右手的食指使劲地朝厅堂方向指了指：“小声点，小心隔墙有耳呀！”二先生气势未减，声音却明显地压低了：“除非是天要灭赵，不然，我就不相信大宋这么多的忠臣，能一败涂地的理。”五老爷听了这话，顿时噎住了。两个童年学友，一时竟无话可说了，只是闷闷地举杯对酒。

外边的刘整正在纷飞的雪花中独立高岗。他虽年过五十，却仍然是一副年富力强的模样。身负重任的他，此刻除了心潮起伏之外，竟没有丝毫寒意。从跃马驰近这个路边酒店时，他心里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浮动。眼前的雪原，以及雪原中的树木、村

庄，他总感觉似曾见过。他奇怪于自己走进了一个熟悉的地方。他虽是河南人，但这并不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他想不起究竟什么时候来过。他苦苦地在心里追忆着，及至进入小酒店，他仍然没有放下这种追忆。为了寻找那依稀的记忆，他才拦住随从们，独自登上这道高岗，放眼四野。就在这一刹那，记忆像一道闪电似地将他的心坎照亮。他清晰地记起来了，是九年前那次急援鄂州的进军中路过这里。那也是个大雪天，只是不是白天，而是深夜；不是秋毫无犯地路过，而是为了让将士吃饱烤暖，不惜打家劫舍，将这一带百姓的粮草柴火，掳得--干二净。那之后，他在宋军屡战屡败的情况下，竟然打了几次小小的胜仗，这使他升了官，那是打的蒙古人。这次，他是要去打宋朝的军队，而且不只是要打胜仗，还要拼尽全力将这个腐败透顶的皇朝连根掀掉。他对这次去打自家汉族兄弟的军事行动毫无愧意。他恨的不是自家的汉族兄弟，恨的是昏庸的赵宋皇朝，和贾似道那帮奸臣。这时的他，已将自小学到的一点可怜的理学忠孝、气节观念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满脑子想的是“各为其主”。他是要肝脑涂地效忠元主忽必烈。这次他的急驰南下，就是去执行一次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他对元主忽必烈以重兵南进的决策，是十分佩服的，而且提出了南进先取襄阳的计策。忽必烈深知刘整熟悉宋军军情，是一员有勇有谋的良将，不仅采纳了他的献策，还把围攻襄阳行动的事前军事部署的任务交给了他。他明白此行成败事关重大，不仅对元军南进之顺利与否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自己的前程也是关系重大的呀。作为一员降将，他很懂得自己的地位。这次南进的主帅是阿术。阿术才是征南都元帅。他是辅将，是辅助阿术策划军事行动的。让一员辅将去作战前部署，他感觉到了忽必烈对他的信任。他不能辜负这种信任。所以他在南下途中，一路严格约束卫队，要求秋毫无犯，树立一副胜利之师的形象。他颇得意于自己能有再度一展军事才能的机

会。所以此刻他在这雪原高岗上昂首漫步时，心境是昂扬的，对于那扑面的朔风，也感到比之京都的要多点暖意。就在他驻足远眺一处似曾相识的村庄时，随从恭敬地来请他用餐了。在他朝那远处的村庄投去最后一瞥的当儿，他心里蓦地掠过一丝歉疚：既是战争，就是残酷的，即使在主战场的后方，也难免不遭灾难。在他已从血与肉的厮杀中变硬了的心肠里，这一刹那浮动着淡淡的怜悯。但也就只这么一刹那。他很快恢复了平静，满面带着威严地雄赳赳地步下高岗。

当账房小桌上杯盘狼藉的时候，两个老朋友满嘴酒气，醉眼蒙眬了。他俩心事重重，已从无话不说变得无话可说了。这时店主悄然推门进来，连声说：“怠慢二位老爷了！北兵总算走了。我还真担着一份心哩。二位若被他们碰上，那真是说不清哟！”五老爷酒虽有了六七成，神志却还清醒，笑道：“有什么说不清？如若做了刀下鬼，无非祭文中不好写明是好酒贪杯的下场罢了！”二先生连说：“有什么不好明写的？就说这是贪口福的结果，可喜做了一对饱死鬼。”逗得店主哈哈大笑，说：“二位老爷真是胆识过人！”五老爷说：“什么胆识过人？那也是被他堵在屋里出不去了，活活逼出一份胆来了。”店主说：“五老爷过谦了。若不是老爷上京过省见识广，哪能斗着胆子喝下酒？”二先生也说：“这倒是实话，若不是有五老爷坐在身旁，我也会像众村民那样早早地开溜了。”五老爷说：“你俩怎么了，一块寻我开心！”他见二先生想要分辩，忙说道：“别再说了，该结账走人了。”二先生说：“你是远地归来的客人，要结账也该归我结。”五老爷哪肯答应，抢说道：“都是乡党同年，你是兄长，我是小弟，理当为弟的结账才是。”二先生哪能肯答应，还要争执，却被店主打断了：“二位老爷不用争了，这账其实早就结了。”“结了？谁给结的？”那两位好生奇怪，抢着这么问。店主说：“北兵给的。那位将军